

济南解放前的面粉工业。

市两会文史组供稿

市志办公室 编 整

济南面粉工业的产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我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工业得以发展，以纺织、面粉工业发展较快。欧战期间，上海面粉曾大量运销英法及南洋群岛一带，国内市场也出现面粉供不应求的现象。各地面粉工业如雨后春笋，相继而起。济南面粉工业，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起来。

山东为全国主要产麦区之一，据1947年中国产麦省份调查，麦田面积约在3730万亩，年产小麦在5120万市担，居全国第二位。所产小麦不仅皮薄粒饱，而且面筋力强，质量最好。济南地处胶济、津浦两路汇集点，位居黄河下游，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小清河流域又为小麦原粮集散地，对面粉原料及成品销售、运输等方面皆有极便利的条件。

济南的第一家面粉工厂是丰年面粉厂，创始于1915年，创办

● 此文是1964年市两会文史组供稿，由市志办公室编整的。此次收入本辑，两会文史编辑组又作了技术性处理。

人为济南商会会长、山东省银行行长张子衡，初期集资仅4万元，厂房设备简陋，仅钢磨四盘，日产面粉200包。开业后曾一度遭富力磨坊业的抵制，宣扬机器面粉有毒，销路受一定影响，半年之后，业务始好，获利甚厚。继而连续招股，资金增至银币70余万元，重新修建厂房，添置550匹马力大型内燃动力机及新型钢磨24部，日产量最高达7000包。丰年成立后，其他粉厂也相继而起：1918年惠丰建厂，1919年茂新、满洲（日商）两家并起，1920年民安、正利厚、恒兴建成，1921年华庆、成丰也投入生产。至1925年同丰面粉厂设立为止，10年中有9个粉厂开业，最高年产面粉达1000万包（每包重44斤），行销本市及黄河下游，并大批运销北京、天津、烟台、青岛、龙口及河南、苏北等地。1925年正利厚倒闭，1929年恒兴破产，继由德盛昶银号经理李宝斋等组织宝丰粉厂。1932年恒聚成粮栈总理苗杏村等人集资购买民安设备，复设成记面粉厂。1937年“七七事变”后，济南沦陷，除茂新因战争被抢停业外，日本侵略者对各粉厂实行“军管”。1942年，成丰、丰年、成记、宝丰等厂改为中日合办。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日商满洲粉厂（改为济南面粉厂），其余7家又各自经营，直到1948年9月济南解放。

初期济南面粉工业的资本来源，基本上有三个方面：

一是军阀、官僚的投资。他们将搜刮的大量民脂民膏，投入新兴企业，借以赚得更多利润。济南第一家粉厂的创办人张子衡，系清末进士，后担任山东财政厅厅长。他和山东督办张怀芝、江西督军采成勋、湖北督军王占元、山东督军田中玉等分别在丰年、民安、华庆等厂有大量投资，曾有“督军团”之称。之后，随着面粉工业的发展，各厂先后增资扩大生产，军阀、官僚见有利可图，投资更进一步扩大。成丰面粉厂1924年第二次增资时，青岛警察厅厅长、泰丰银行董事长成逸庵、直系交通次长劳逊五、镇守使徐燕珊、湖北检察厅长赵梅岑等人都有大量投资。

济南各粉厂创设情况表

厂名	设立年代	创办人姓名	资金数			主要设备 钢磨动力	日产量 (袋)	备注
			原定 (万元)	实收 (万元)	增后 (万元)			
丰年	1915	张子衡		4	70.5	22	350	
惠丰	1918	穆伯仁	30	30	50	12	360	
茂新	1919	张之焕	25		2.3	12	480	系上海荣家企业, 1937年“七七事变”被抢停机。
满洲	1919	日商				20		
民安	1920	张怀芝		101				1932年破产, 由苗杏村接办改为成记。
正利厚	1920	胡冠眉		20		2	100	1925年歇业。
恒兴	1920	张蕴山		30				1929年破产, 由李宝斋接办改为宝丰。
华庆	1921	张采丞	30	30.87	40	12	360	
成丰	1921	苗杏村	50	36.08	76.33	22	850	
同丰	1925	高佐臣				4	200	1931年歇业。
宝丰	1926	李宝斋	20	14	30	10	460	
成记	1932	苗杏村	50	35.89		24	600	

其次是商业资本转入工业投资。1915年后，济南新起的几家粉厂，其创始人多系从事商业的民族资本家，绝大部分经营粮钱业。成丰面粉厂总理苗杏村，原为恒聚成粮栈总理，宝丰粉厂总理李宝斋是开银号致富的，他的投资，占该厂总资金的40%。另如华庆粉厂董事张采丞、冷镇邦等人，均是经营粮业发家而又转向面粉工业的。

另外，则是买办资本的渗入。伴随着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侵入，买办资本也逐步浸润，一般说来，在商办的新兴近代工业中，官僚、买办是缺一不可的，因为办理订购机器、设备等项，必须依托买办与洋人打交道。济南恒丰洋行买办王星斋，即在推销面粉机器中，以九八回扣分别投资于惠丰、丰年、成记各粉厂，并取得董事和协理职位。马伯声原为南英商保险公司经营主任，1925年惠丰厂发生火灾，为取得赔偿，马曾多方奔走，事后争得惠丰1万元的股份报酬，也担任了协理。

兴衰变化

济南面粉工业自1915年产生，到1948年济南解放的34年中，由于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束缚和相互倾轧，曾经历了几度发展和衰败。

济南面粉工业的极盛时期是在1918至1921年，单这四年中即开设面粉厂8家。机制粉厂的出现，占据了城乡畜力磨坊的大部分市场，所出面粉质高价廉，商民竞相争购，因此获利颇厚。继丰年建厂后，惠丰等大中型粉厂相继兴起，年产量平均约在800万袋（最高达1000万袋），除供应本市居民外，主要运销北京、天津、烟台、龙口等大中城市，每年约在四五百万袋，各粉厂大都获巨额利润。1916年丰年粉厂股东所得年终红利即达投资总额的40%。1922年成丰粉厂投产后，当即获利达7.5万元。面粉业的

高额利润，进一步刺激了商业资本转向工业生产及军阀、官僚的大量投资。1921年后，各方面情况较之初期虽然略有逊色，但总观1929年以前，可谓济南面粉工业的兴盛时期。

在这时期内，日本帝国主义也乘机扩张其政治、经济势力，大规模资本输出，在济建立满洲粉厂，并以“日商在中国制出商品，纳税不得高于华商税率”等不平等条约，申请援照华商各粉厂成案，免纳税厘。嗣经华商多方呼吁，政府始不得不明令取消这种优惠。然而其与中国民族工业争夺原料，争夺市场，攫取巨额利润，商民却受害不浅。

欧战结束后，外粉入侵，出口面粉逐年减少，进口相对增多，江南市场为欧美帝国主义势力侵夺，迫使上海、无锡等地粉厂，以低价洋麦制粉，向京津及华北沿海口岸倾销，这样就直接争夺了济南面粉工业的市场，出现初期危机。“五三”惨案的发生，日本侵略军侵占济南，因战火频起，交通梗阻，市场缩小，更加剧了面粉业的困难。迨至1929年前后，京津烟台等地这些济南的外销市场，几乎全被外粉占领，同业之间的竞争趋向激烈。而南京政府从1928年起实行麦粉特税和统税，起初每袋加收1角，后税率越来越高，并派员驻厂监督执行，加重了粉厂负担。一般小型粉厂如正利厚、恒兴皆先后破产歇业，其余成丰等厂也岌岌可危。多粉厂连年亏损，继恒兴之后，同丰、民安两厂也于1931年至1932年之间倒闭，面粉工业陷入严重危机。（见第六页表）

从第六页表中可以看出，1925年9家粉厂总资金计490万元，至1931年除宝丰新建外，即倒闭3家，资金减至337万余元，年产量也由初期1000万袋下降为388万余袋。1930年9月《济南市政月刊》（三卷一期）《办理营业登记经过概况》一文中，有关面粉调查部分，有这样一段记载：

1925至1931年济南面粉工业资金、产量比较

厂名	建厂年份	1925		1929		1931		备 注
		资金 (万元)		资金 (万元)	年产量 (万袋)		年产量 (万袋)	
丰年	1915	100		85	108		50	
惠丰	1918	50		50	48		104.4	
茂新	1917						36	
成丰	1921	100		60	180		18	
民安	1920	110		70	108		36	1932年破产
恒兴	1920	40						1929年破产
华庆	1921	50		60	72		86.4	
正利摩	1921	80						1925年破产
同丰	1923	20						1931年破产
宝丰	1929			12	52		57.6	
合计		490		337	568		388.4	

资料来源：

①1925年《山东统计月报》载《省会各商办工厂统计》

②1929年10月《市政月刊》第一卷第二期《济南市面粉公司一览表》

③1931年10月《市政月刊》济南市国货出品调查表

“查成丰面粉公司，机器马力计350匹，工人180余名，每日所出面粉约4000余袋，该公司当‘五三’之前系开全机，每日出品约5000余袋，现开机三分之二，原料来自徐州、枣庄、滋阳、济宁、曲阜、泗水、宁阳、泰安及黄河沿岸各县，出品销路沿胶济路及滨、蒲、利、沾、德、临各县，营业状况以十五六七年为最佳，现因交通梗阻，银根吃紧，影响所及稍为次之。”

“查惠丰面粉公司，机器马力计350匹，工人110余名，每日

所出面粉3600余袋，该公司原料购自铜山（徐州）、枣庄、滕县、兖州、济宁等处，出品销路沿胶济、津浦两路各县及黄河沿岸一带，‘五三’以前销路甚旺，获利亦丰，现因交通及银根关系，十八年底微有盈余，现只维持近状。

“查茂新面粉公司，机器马力计250匹，工人40余名，每日，所出面粉1200余袋，该公司原料购自济宁、徐州、临城、枣庄、兖州、邹县、大汶口及历城、章丘等县，出品销路沿胶济路各县及青岛等处，‘五三’以前因军事影响停机二年，赔累40余万元，自十八年冬重行组织，勉为开机，现因购办之麦不能运济，每月仅开机10余日，只开日班。

“查丰年面粉公司，机器马力计500匹，工人现有一百零数名，每日所出面粉三千七八百袋，该公司原料由两路采办，东路系由小清河沿岸各县，南路由枣庄、邹县、宁阳，大汶口、兖州、曲阜等处，销路沿小清河胶济路沿线各县，‘五三’以前甚属畅旺，现因交通梗阻，每月仅开机10余日，暂维现状，在十八年中微有盈余，尚无亏耗。

“查华庆面粉公司，机器马力计380匹，工人109名，每日所出面粉一千七八百袋，该公司原料购自济宁、泰安、曲阜、徐州一带，出品销路本埠及周村、潍县、滨县、蒲台、利津、沾化各县，‘五三’以前颇获盈余，十八年中亦无亏耗，现因交通梗阻，原料缺乏，每月约开6部机10日，12部机10日，借维现状。

“查宝丰面粉公司，马力计150匹，工人60余名，每日所出面粉一千五六百袋，原料泰安、济宁、徐州、枣庄、板桥、滕县、曲阜及小清河沿岸各县，出品销路沿胶济路各县，十八年中生意稍见恢复，现因交通影响原料缺乏，每月开机25日，勉维现状。”

由上所述，亦可窥见当时面粉工业的厄运。当济南面粉工业，丧失了京津及沿海口岸市场之后，只好另谋出路，寻求新的

市场。经过一年多的奔波，在津浦、胶济沿线及黄河下游、小清河一带城镇和烟棉产区，逐渐打开销路，进而推至河南北部及苏北一带。这样虽暂时缓和了经营困难，但在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混战及封建剥削重重压榨下，农村经济已经趋向破产，购买力日益降低，面粉销售数量受到极大限制，主要仍得依靠赊销等办法，始能推销部分产品。这就使面粉工业的恢复受到一定影响。

1931年至1933年，正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继续发展的时期。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于1931年向美国借购小麦45万吨之后，又于1933年签订5000万美元“麦棉借款”合同（次年改订为2000万美元）。于是美棉、美麦以及大米、面粉大量涌进，使国内物价暴跌，麦粉下降尤甚，农村进一步破产。1932年春小麦每百斤5.2元，面粉每袋3.2元，但到冬季小麦下降到百斤3.2元，面粉每袋2.2元。由是民族资本的面粉工业新的危机再次出现。

1933年初，成丰、华庆、宝丰、成记4家粉厂，企图以进口低价洋麦制粉，挽回由于粉价下降所造成的亏损，曾伙同订购澳洲小麦3500吨。不久，“麦棉借款”签订，棉、麦、米价格再次直线暴跌，至1934年春季，小麦每百斤跌至2.7元，面粉每袋跌至1.8元。各粉厂一再亏赔，成记亏赔达50余万元，华庆粉厂已业不抵债，不得不将厂房机器向银行作抵押；成丰粉厂积累较厚，但也捉襟见肘，周转不灵。行业竞争又趋向尖锐，让价、折扣之风再度盛行。整个面粉工业陷入严重危机之中。

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同时，米麦进口率增高，刺激物价上涨，粮价急转直上，小麦每百斤由2.7元角回升到4.5元，面粉由1.8元回升到2.8元。若以当时麦粉交换率计算，大有利润可图，各粉厂即竞相囤购小麦。成记粉厂则大量利用钱庄、银行贷款收购小麦6000万斤，惠丰粉厂购4000万斤，宝丰也囤购1500余万斤。仅这一年成记粉厂除弥补了过去亏损外，盈余尚达35万元。成丰获利24.5万元。宝丰以10万元利润转为新增资

金，添置钢磨、动力等设备，扩大生产。成丰也鉴于沿海面粉工业过多，业务无可争衡，遂向内地发展，在第三次增资时，曾调拨资金60万元，并向英商安利洋行、拔柏葛锅炉公司订购发电机、透平机、制粉机及磨子20部，在西安建立分厂，日产4000余包（直至解放后合营），于是面粉工业又趋向繁荣。

1937年前各粉厂生产能力

厂名	资 金 (万元)	年产量 (万袋)	日 产 量		钢 磨 (台)
			制 粉 (袋)	制 麸 (袋)	
成 丰	70	200	6000	600	26
茂 新	25	62	2800	280	12
丰 年	75.2	58	2800	280	13
成 记	70	48	2800	280	12
华 庆	30.8	100	2400	240	12
惠 丰	50	110	2400	240	12
宝 丰	20	46	1400	140	6
合 计	341	660	20600	2060	93

注：每月开工日数为25天

销 售 概 况 (万袋)

津浦线沿线	50
胶济沿线	100
黄河南一带	60
小清河一带	50
济 南	400
合 计	660

资料来源：1931年日文版《济南事情》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各种粮价飞涨，国民党省府下令：“大宗粮食不准任意购买，各粉厂对于小麦，须呈请当地政府，电请省府核准后，方可购买，即系公家公用粮食，亦须先行呈报知后，方可购买等情……”因之，面粉业又处于紧张状态。国民党省府主席韩复榘更大量向各粉厂派销鸦片，借以勒索，撤退前公开劫夺成丰粉厂寄存中国、交通、上海等银行的面粉和小麦，使成丰损失达数万元。面粉业遭此意外浩劫，复一蹶不振。

1937年底日军侵占济南，次年1月，日商三井洋行经理川村房次，奉特务机关命出面召集粉厂开会，商谈“中日合办”问题。惠丰、华庆当场表示有自营能力，不需要合资。成丰、丰年、宝丰3厂则根据公司章程有“股票不能转让于外国人”的规定为理由，表示无权谈合作问题。日军进一步威胁利诱，各厂仍采取拖延应付的办法，一直延续数月。5月间，日军竟宣布对各粉厂实行军管——由东亚制粉株式会社强行侵占，开机生产。至此，各粉厂已处于日军直接控制之下，但日军并未因此满足，继续施加压力，并以50%的投资为饵，利诱胁迫各厂资本主，以达实现“合作”目的。1942年宣布军管结束，并出示“觉书”（即备忘录），强迫各厂签字实行合作，成丰、成记、丰年、宝丰4厂即行妥协，签订了合同。据成丰面粉厂历史沿革所记“契约”内容为：

“契约订明：企业名称为中日合办成丰合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

资本：135万元，华方以原有固定资产作为投资54万元，占40%，日方东亚制粉株式会社以流动资金81万元，作为投资，占60%。

董监事15人，董事长由华方成逸庵担任，副董事长由日方八

寻俊介担任，经理由日方安部八平担任，副经理由华方苗星垣担任。

经营管理权由日方担当。

双鹿牌面粉商标无偿让渡于新公司。”

在“一切经营管理权由日方担当”的合同规定中，4家粉厂完全为日军吞并。在合办过程中，各粉厂并得到日军交付的手续费，多者10万元，少者4万元，据说也均为董事们分享了。其余华庆粉厂系由资本家张韶采，通过汉奸张亚东向日军行贿10万元，惠丰粉厂则勾结日军丰田孤寒馈赠5万元后，因而没有实行“合作”，但在经营上备受日军摧残，业务上百般限制。

自1937至1945年，日伪统治的8年中，由于原料的缺乏，各粉厂经常处于半停产状态。日军统治甚严，原料不准自由采购，均由“小麦组合”负责配给，并划定收购地区和数量，凭“许可证”到指定地区收购。在收购中，伪政府又勾结“组合”人员，营私舞弊，掺砂使水竟达30%左右，以致所产面粉质量低劣，粗黑牙碜。对机械设备也从不维修，经常带病运转，磨损也较严重。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日本东亚面粉厂（原满洲粉厂）改为公营济南面粉厂，并对实行“合作”的成丰等厂，也派员接收管理。至1947年始正式发还民营。同时，由于国民党实行内战政策，蒋管区通货恶性膨胀，物价一日数跃，各粉厂出现虚盈实亏，另加国民党的敲诈勒索，摊派捐税，资本家们为了保存其经济实力，纷纷将资金外调，转向投机活动，囤积居奇，使工业生产继续下降。在1947年一段时期内，市场上竟有价无货，买不到面粉。

回顾自济南沦陷至1948年解放，面粉业几经日军巧取豪夺和经济上的压榨，业已元气大伤，毫无周转能力。日军投降后，又受到国民党卖国媚外和内战政策的影响，美货充斥市场，民族工业严重的开工不足，一般每月仅生产15天左右，生产量仅达生产

能力的33%至45%。较战前平均年产量下降50%以上，而这些生产大部分还是军用加工，面粉工业至此已陷于绝境。

在三座大山压迫下， 业务上的挣扎和相互倾轧

济南面粉工业的业务经营，有先后不同的两个阶段。前段自1915到1937年，这期间为面粉工业发展阶段，但严重的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自1938至1948年（济南解放前），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摧残、国民党政府的捐税及通货膨胀等影响，工商业日趋凋敝，各粉厂皆转向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活动，生产极不正常，加速了自身的衰败。

当面粉厂设立伊始，恰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外资侵入，中国民族工业开始萌芽，一般是资金不足，自营力量薄弱，主要机器设备多靠赊购而来，不少粉厂在建成投产后已无流动资金。据估算，“七七事变”前全行业自营能力平均仅占全部营业的30%至40%左右，主要是依靠银行贷款进行生产。成记粉厂在抢购小麦中曾向银行信贷及抵押借款达百万元。宝丰粉厂在发展过程中，经常取得中国银行信用借款四五十万元之谱，超过其资金的两倍左右。成丰粉厂在企业危机中，通过东莱银行200万元的透支，才得渡过难关。另外，这些资本家，本与钱庄、粮行一脉相连，其所以经营面粉工业，主要是靠银钱业为后盾，以粮行作吞吐，亦工亦商。在市场稳定的情况下，就以粮行、货栈为其粉厂代购原粮，提取佣金，相互为用，两获其利。因此，粉厂之间，在原料与市场两个方面即互相竞争，每到麦收之前，各粉厂派人四出，调查和预测小麦产量，分析粮价，按庄设口，彼此捏造行情，造成粮价暴涨暴落。在争夺市场上表现更为尖锐，由于

相互拉拢业户，各粉厂对其代销店、贩运户，公开规定九八回扣，暗中再以九九折扣。个别粉厂亦有赠许佣金的，另外并有提奖办法，论功行赏，多销多奖。

资本家之间，为了掌握企业的经营实权，彼此之间矛盾重重，明争暗斗，互相倾轧。各粉厂董监事的选举，是以股权的多少与拉股的多寡来分配的。如成记粉厂高翰臣因差5股，就没有当上董事。这样，企业的经营实权多控制在拥有经济实力的资本家手里。他们之间又皆是用尽心机，排除异己，垄断企业大权。华庆粉厂在建厂后的10年中，一直为董事长张采丞所掌握。后来，董事冷镇邦、袁瑞卿纠结部分股东，改组企业，冷镇邦上了台，内部人事大批更换。此后20年中，张与冷两派的斗争，使企业发展受到影响。惠丰面粉厂在1921年协理出缺，理应由董事苗杏村递补，但总理穆伯仁与苗有隙，私将协理职位送给杨济川。由此苗穆发生龃龉，苗杏村一怒之下脱离惠丰，另与苗星垣组织成丰面粉公司。1924年成丰粉厂发生经济危机，东莱银行经理于耀西慨然投资2万元，并由银行拨成丰200万元信贷透支，成丰的危机遂得以渡过，这时，于耀西、苗星垣均为成丰董事长。至1929年，于苗争夺职权，于耀西被挤落选，于当即宣布退出股金，表示与成丰断绝关系。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派员接收“中日合办”的4个粉厂。资本家们勾结“接收大员”，将大批敌产转为私有。一面将敌伪资财低价购进，一面将原非企业所有的大批物资，通过假造凭证等非法伎俩，化为私有。成丰面粉厂通过请客送礼，将日敌增益资产，以低于市价7倍购进，同时对合办期间所余存小麦、麻袋、面袋等72种物资，在清理期间，由经理苗星垣、监察人王扶九，勾通查帐会计师于文甲，伪造了济南沦陷前1937年11月份的会计月报，借以隐匿敌产。并向行政院敌产处理局济南办事处主任赵俊秀、田粮处处长王隐三、接收专员王树青和郝宇新等人

行贿黄金74两，法币7000万元（约值黄金70两）做为酬劳，使敌产转化为成丰私产。宝丰粉厂资本家也勾通田粮处田叔藩，将“仓余”（在制品）小麦4000包私分自肥。经1952年“五反”运动查明，成丰、成记、宝丰、惠丰等5个面粉厂，共盗窃隐匿敌产计人民币427万余元。

1946年至1948年8月，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山东解放区逐渐扩大，蒋军孤守济南，小麦来源渐少，生产陷入半停状态，加之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加重对人民的压迫和搜刮，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更使基础脆弱的济南面粉工业难以支持。市场有价无货，囤积之风盛起，各粉厂皆趋向小麦、面粉的买空卖空，经常利用批售空头面粉的方式，套进资金借以周转（一般都在一两万元左右），穷于应付。在此经济衰退捐税日重的情况下，各粉厂为了隐蔽资金，掩盖利润，均设有假帐，年终结算时，事先编造盈余，运用减少数量、降低价格、增大开支等办法湊出决算，以应付官方缉查。即使如此，对一般税吏仍须贿赂勾结，不然即不会蒙过。1948年初，国民党军事溃败的局面日益明显，加之政治经济的腐败，物价飞涨，使工商业者和人民遭受很大损失，济南面粉工业元气大伤。由于金元券的迅速崩溃，物价更一日数跃。（见15页表）

由于物价瞬息万变，使经营工业者出售了产品，补不进原料，市面上形成了工不如商，商不如囤的现象。资本家为保存个人经济实力，逃避战乱损失，纷纷将资金分散外调，经营投机活动。在地区上逐渐扩展到青岛、徐州、南京、上海、蚌埠及江南一带，经营范围由初期的粮食、土产发展到黄金、棉纱、颜料、五金以及银元、美钞。华庆粉厂董事长冷景阳，宝丰经理李公融等人，都迁居上海，设立机构，亲自策划经营，往来函电交织，煞费苦心。但随着国民党腐朽的政治、经济崩溃，资产阶级也不能免避其走向衰败的厄运，迨至济南解放前夕，济南面粉工业已

陷于瘫痪状态。

国民党统治时期面粉价格统计

单位： 袋

年 度	1945 (法币元)	1946 (万元)	1947 (万元)	1948 (万元)
1 月		0.47	3.1	66.5
2 月		0.68	5.9	95
3 月		1.4	8.0	155
4 月		1.4	8.5	128
5 月		2.0	13.5	180
6 月		2.75	15.0	450
7 月		2.8	15.0	1130
8 月		2.3	15.5	2400
9 月		2.4	16.5	
10 月	660	2.8	23.0	
11 月	1750	2.65	31.0	
12 月	5500	2.65	41.0	

工人的生活与斗争

1915年前后，中国广大商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农村经济破产，不少农民渐次流入城市。早期面粉工人绝大多数来自农民，而且全部是男工。据1925年《山东统计月报》记载，9家面粉厂共有工人810人。这期间为面粉业的鼎盛时期。1929年面粉业第一次经济危机，粉厂减至6个，工人有704人。1935年后，由于国民党“币制改革”，物价上涨，进口率增高，

各粉厂皆大获利润，连续几次增资扩大经营，工人相应增加，据1936年9月市政府所编“市政统计图式”标记，当时7家粉厂，总计职工为1696人，其中工人为1435人。

早期面粉工人有机房工人（技术工）、粉房工人（普通工）之分。机房工人，大都来自江浙地区，多半由上海随同机器前来，负责安装，并留厂专司制粉操作。由于资本家们不懂技术，因此对这班南方工人待遇较厚，一般最低月薪20元，最高80元，粉房工人，多从事笨重劳动，工人多来自北方农村。对这部分工人，资本家可随其心愿，任意“选择”，廉价雇用。工人进厂不仅要有殷实的铺保人保，在任用前还采取所谓考试的办法，令应考的工人，肩负200余斤重的小麦包，以几十米的运距，往返数次，以坚持力强，负重越长者，即认为合格，方可入厂。另外，许多资本家为了便于管理和在工人中间进行分化，又多招用其同乡或亲友，以封建、宗族关系进行笼络。如华庆总理张采丞所用工人，有95%为其寿光同乡，成丰粉厂工人也有“桓台帮”之称，惠丰更以桓台、博兴两县的工人为最多。这部分工人工资较低，一般在7至10元，徒工每月仅2元工资。除以上两部分工人外，资本家还采取了长期雇用临时工的办法，以减少企业的固定开支。如华庆粉厂，按其生产设备能力，需用工人110人，而实际固定工人不足70名，其余均为临时工。至于面粉企业的职员，虽然也受着资本家的剥削，但一般职员的生活水平，却高于工人，除企业供给伙食外，月工厂20元起码，最高达80元。

早期面粉业工人的工作时间很长，每天工作最少12小时，每周一次倒班要干18小时。至于假期，各厂大同小异，一般是三节假期，春节5至6天，端午、仲秋各1天，此外再无假日。工人生病或因事请假，必须找人替班，由个人负担工资，至于医药、死亡、抚恤等费从无规定，因公丧命也只不过薄棺一口。

关于早期面粉工人斗争的资料较少，又因济南面粉业中，除

少数南方工人工资较厚外，大多数工人乃是资本家利用乡土关系招来的家乡工人，非亲即友。工人为了生计，也凭借封建帮派的庇护。这些都是早期面粉工人进行罢工斗争的阻力。

1919年“五四”运动，促成了济南各界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面粉厂工人响应6月10日的罢市活动，举行了大罢工。1921年济南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后，党把领导工人运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1924年党在丰年面粉厂秘密开展活动，组织了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进一步启发工人群众的觉悟。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工人自愿节衣缩食支援上海阶级弟兄，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向资本家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合理斗争。由于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资本家与奉系军阀张宗昌勾结一起，对工人实行了恐怖统治，禁止集会结社，封闭了工会组织，工人运动遭严重破坏。

1929年国民党政府进入济南，对工人运动实行白色恐怖，革命转入低潮。国民党以“整理”、“统一”、“改组”为名，在各粉厂普遍建立了黄色工会。为了麻痹工人斗志，市政府与国民党市党部、市总工会（黄色），组织了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以缓和劳资矛盾。当时工人工资低、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厂方为了调节劳资摩擦，对工人的待遇有所改善。资本家更逐渐意识到只凭封建的高压手段已无济于事，因而效法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福利条件也少加放宽。如成丰面粉厂除规定了新年、国庆假日外，增加婚丧假7天，厂里增设了中医、办理职工子弟小学等，以刺激工人生产积极性。